



敬公主雙杯祝良緣

《罗成》之六

救公主双杯祝良缘

《罗成》之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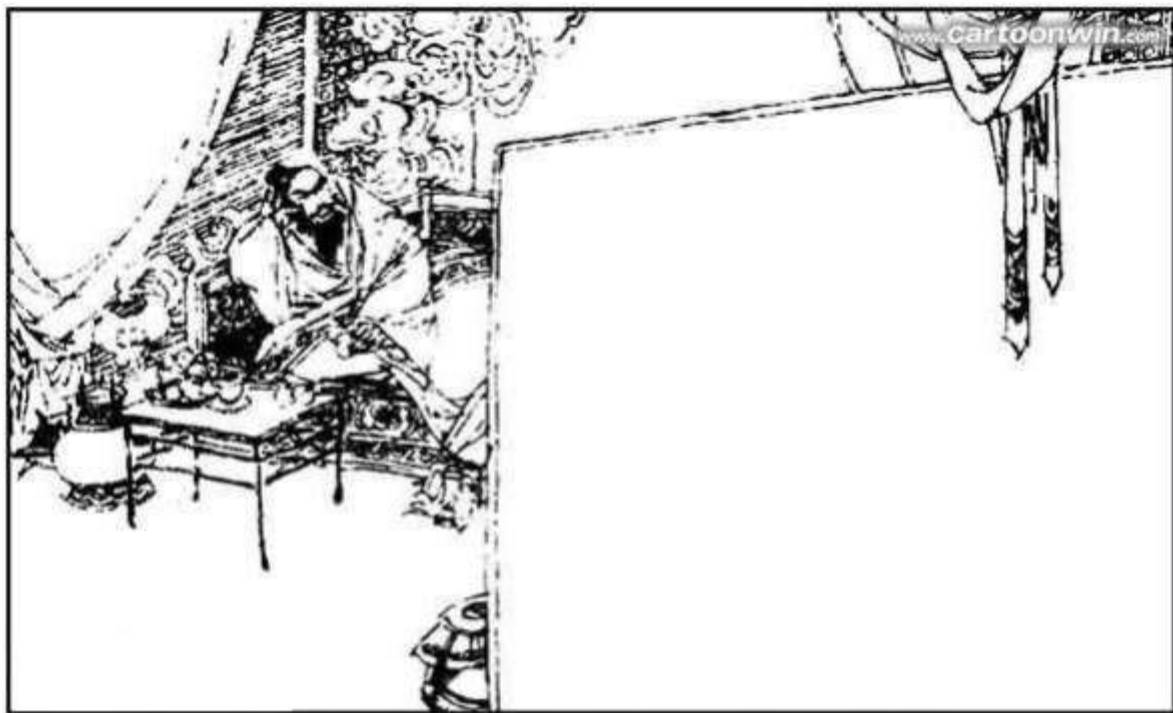
改编	徐	淦
绘画	于	水
	杨	春瑞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说的是：杨林自从战败后，一心报仇，盘算借给皇太后祝寿之机，将沙陀王及公主骗进京城，一同斩首。沙陀王不明真相，携女儿进京，派来刺客行刺未成。公主陷入虎口。宇文霸徇私，反遭痛斥。紫烟飞报瓦岗英雄，救下公主。正是：人间公道不灭，英雄浩气长存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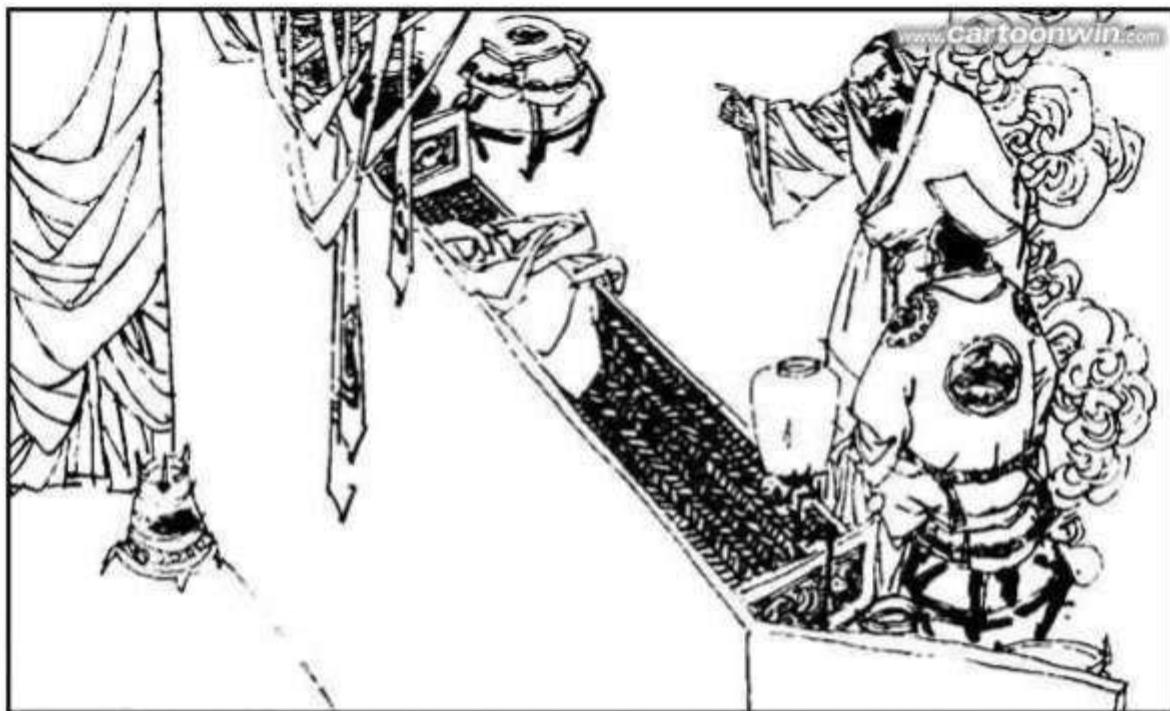
1. 上集讲到窦建德与罗艺正同时与程咬金做媒给罗成和线娘订亲，不料罗成失踪。原来他突然接到紫烟报信，教她留下来见程咬金，自己刻不容缓地急急下山，马上加鞭，直奔洛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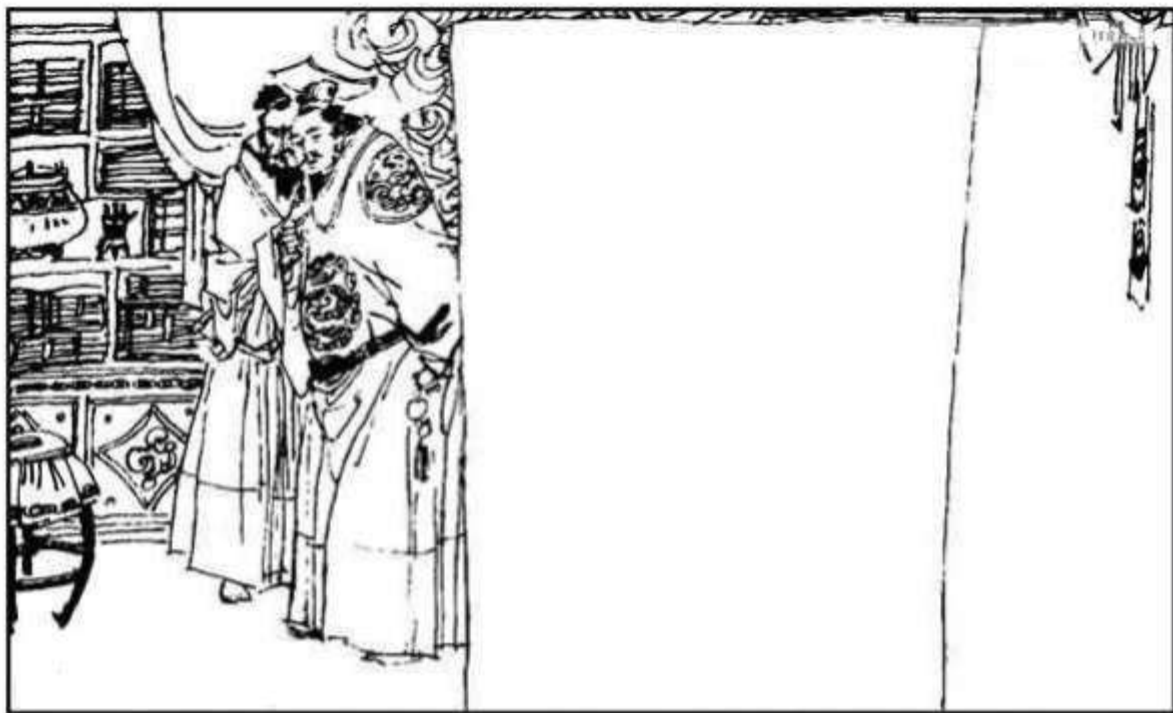
2. 现在先要补述一件大事。话说杨林被瓦岗义军打得大败，狼狈逃回洛阳后，无脸见人，称病不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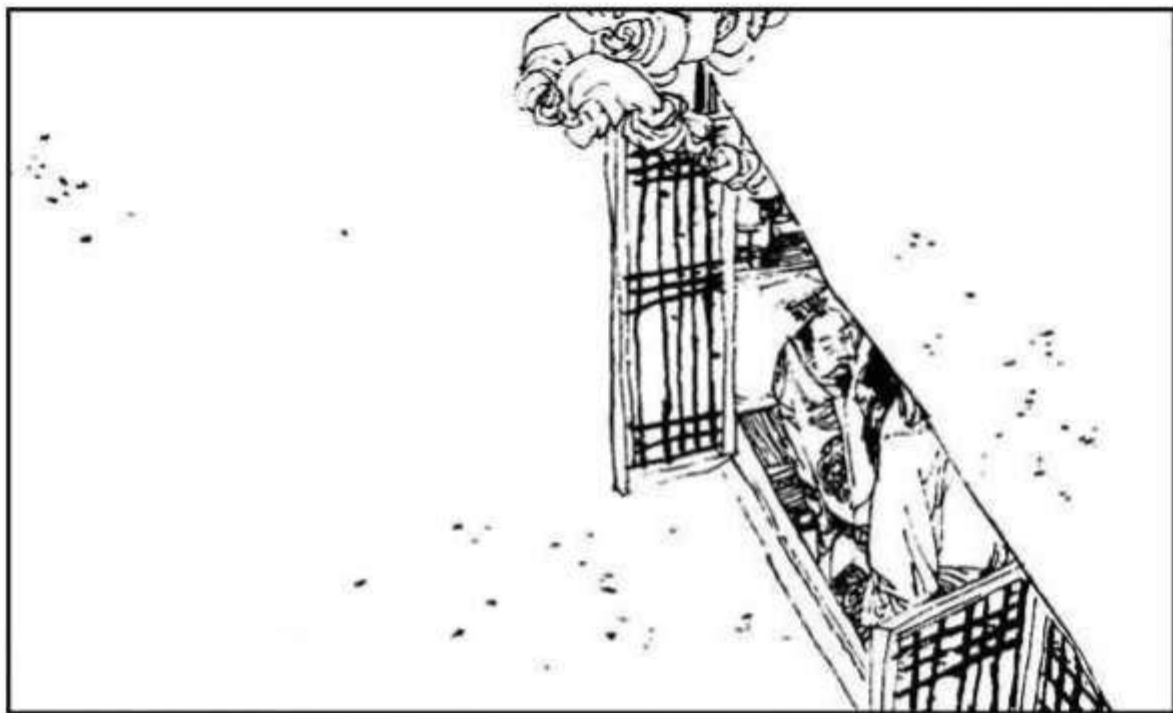
3. 这一日隋炀帝杨广亲自到王府探病，安慰杨林说：“瓦岗草寇，不过是一伙饥民而已，不足为虑。眼下皇太后万寿期近，四方藩王都要来祝寿，可暂时勿提打仗的事。等过了寿期，寡人再调南方劲旅讨平就是。”



4. 杨林道：“臣输在瓦岗军手里，都怪沙陀公主！如果不是她盗令箭放走盗首，早已把他们在东岳庙一网打尽了。看来沙陀国王久不朝觐，放纵其女，实属目无朝廷；若不及早剪除，必貽大患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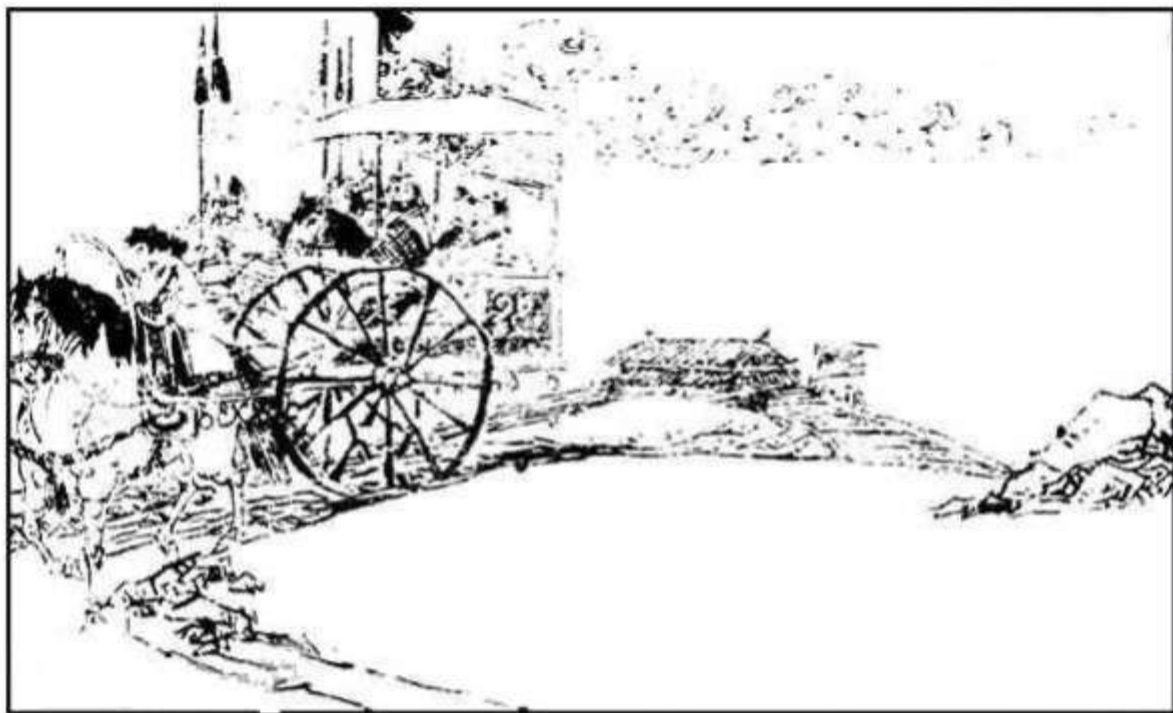
5. 杨广说：“不难。这次正可以皇太后做寿为名，宣静伯雅父女来朝，相机削藩好了。”杨林道：“只怕静璇妃畏惧盗令之罪，她父亲也必须必怀疑惧，不敢应命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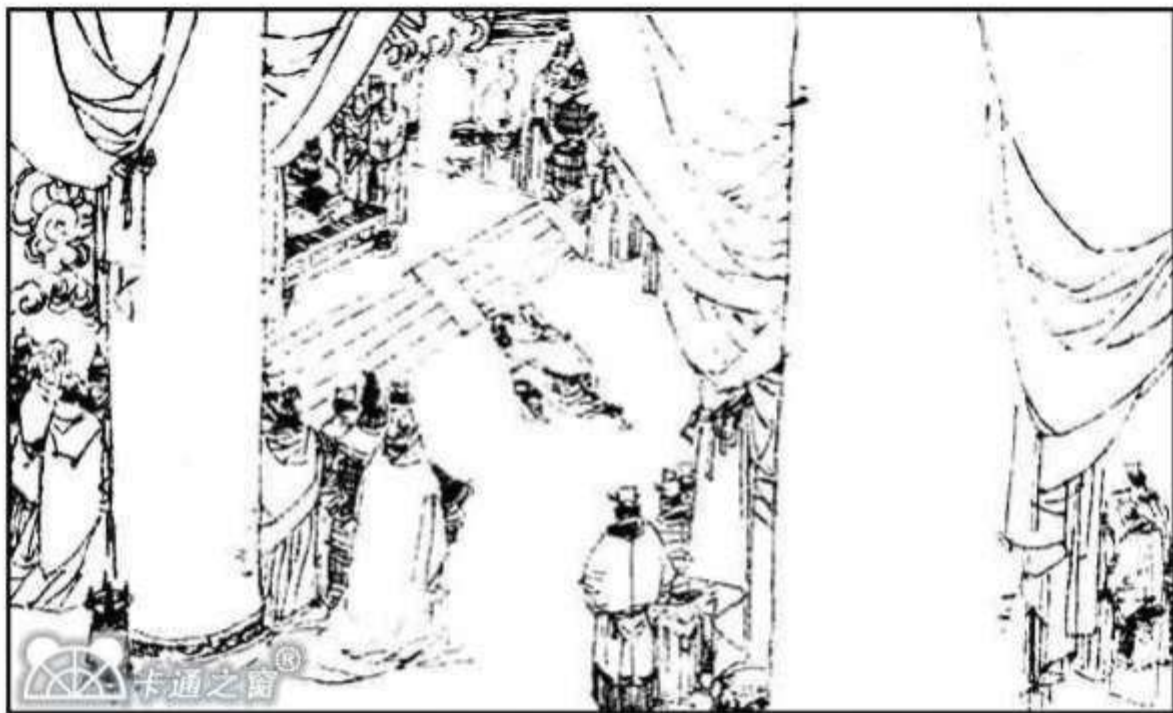
6. 杨广笑道：“寡人有一计，王府可即日假作挂孝举哀，对外扬言皇叔因战败畏罪自杀，兵权已改属杨素，消息定然传到沙陀。再派钦差赐予静璇妃赦书，特宣他父女来京贺寿，可保父女必来。但恐皇叔不依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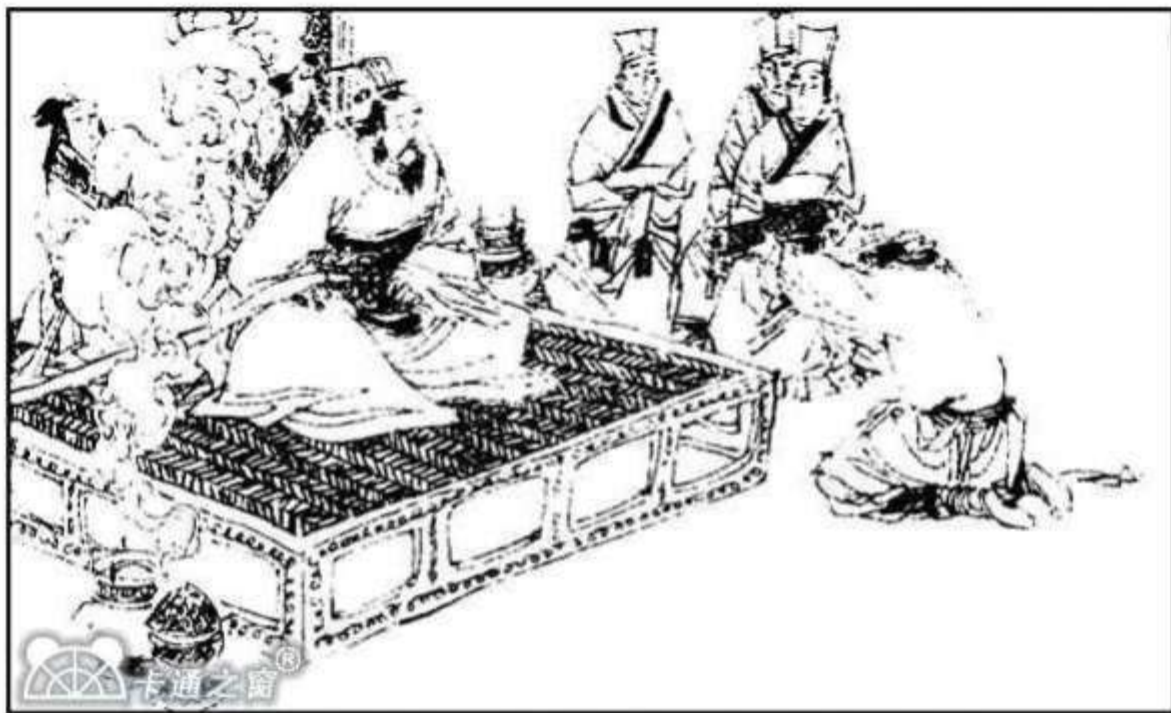
7. 杨林表示，只要皇帝肯替他出了这口气，他事事都能依从；送走杨广后，立即命府中挂孝，拜忏做法事，雇人日夜号哭。



8. 他故意把他自己喝毒酒自杀的消息传播得四方皆知。一面派遣使者，携了赦书，捧着圣旨，赶赴沙陀。



9. 沙陀国王静伯雅听侍臣报说朝中有重大变化，杨林征剿瓦岗大败，畏罪自尽，大隋兵权改属原习空杨素。这使他觉得十分意外，正在银銮殿上议论此事，忽报：“钦差到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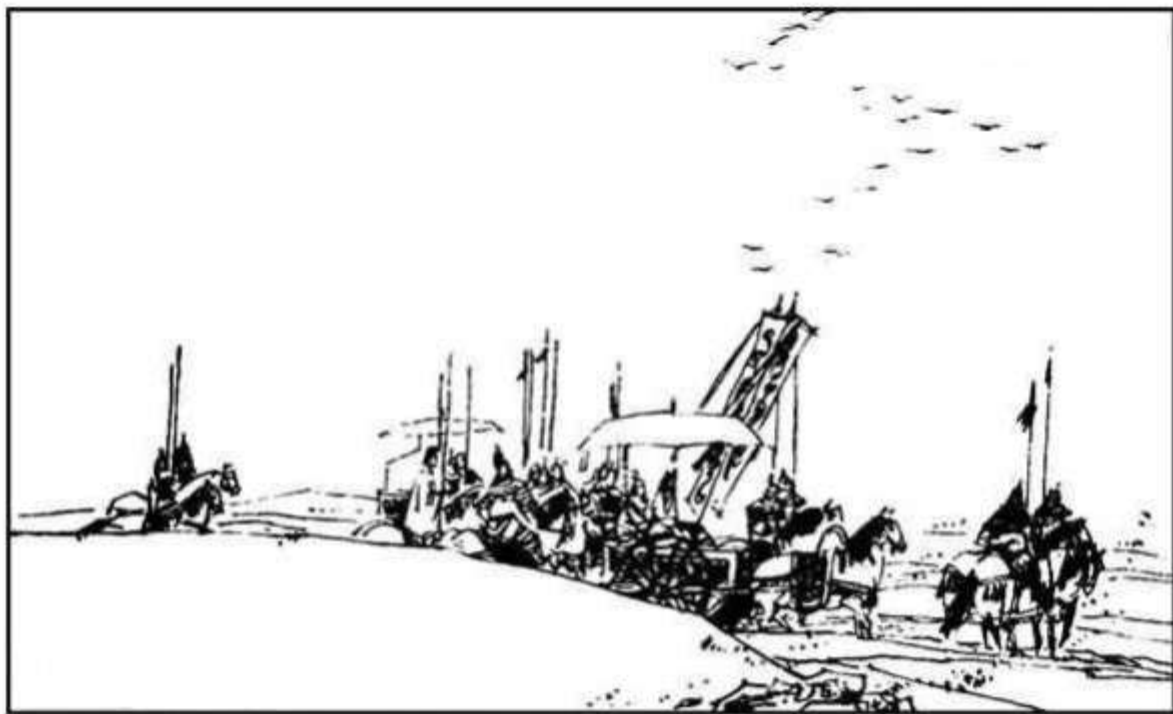
10. 沙陀王迎接上殿，钦差读罢圣旨后，交付赦免静璇妃盗令之罪的赦书。



11. 沙陀王送钦差进驿馆款待后退入后宫，与女儿和已认他为义父的紫烟、飞霞一起商量要不要奉旨去洛阳贺寿。静璇妃：“杨林虽死，皇帝性情诡谲莫测，女儿不想去，劝父王也以不去为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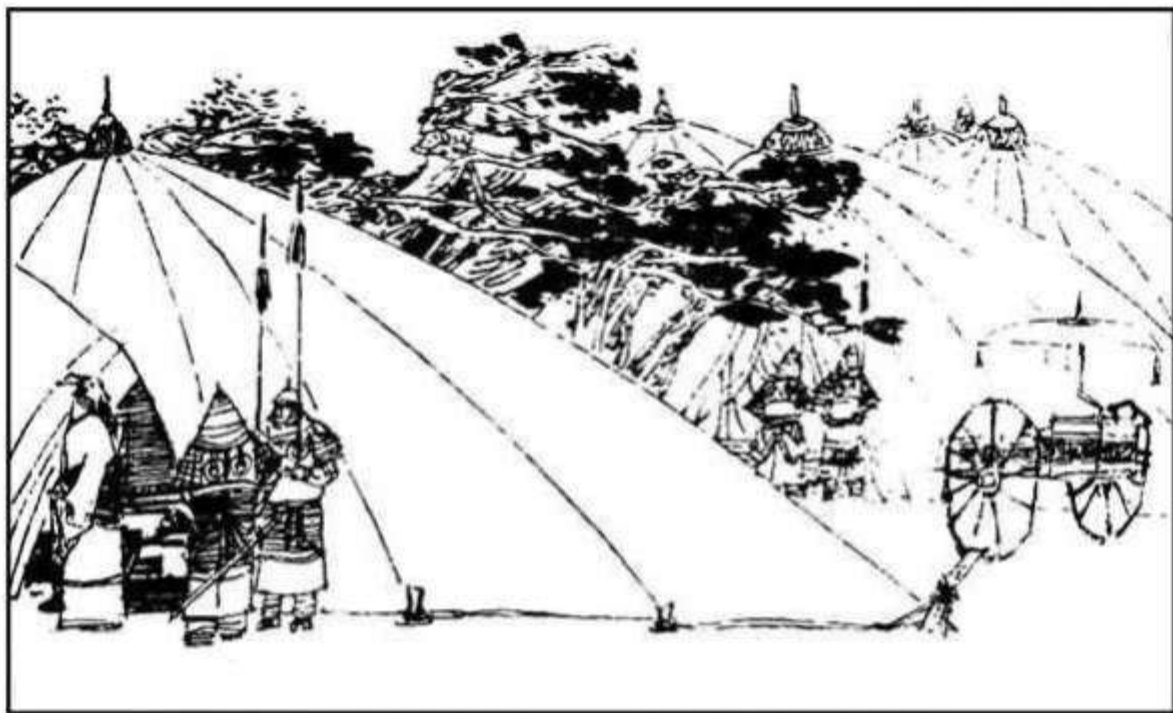
12. 但沙陀王说：“杨林死后，当权的换了人，说不定隋朝有复兴希望。为父倒有意趁奉旨贺寿入朝，看看新气象。我儿不去，为父就独自走一趟吧。”公主哪里肯依，情愿同父进京保驾。



13. 其时，飞霞有病，紫烟坚欲跟去，公主便携带了她。沙陀王打点好庆寿礼品，带了少数卫士，离了沙陀，迳往洛阳。



14. 名藩属的王公和使臣到京祝寿的，都由朝廷派专职大臣接待，迎到洛阳城外西苑附近的许多行馆住下。这里虽是郊区，因杨广奢侈，不但到处张灯结彩，连树身都用绸缎包裹了起来。



15. 沙陀王父女和紫烟抵京后也住进西苑行馆，与高昌王住的行馆贴邻。



16. 距寿辰还有五日。这一天中午，沙陀王早朝后出城回到行馆，在黄罗帐中凭几而坐，观书解闷。



17. 后帐还有一室。两室之间，用珠帘隔开。此时珠帘半卷，沙陀公主正在里面午睡。紫烟访她的故居去了，不在室内。



18. 帐外有不少卫士守护。因长日无事，有往来踱步的，有三五人聚在一起闲谈的，唯有看守帐门的两个严肃地持戟而立。



19. 卫士们忽见有一个穿彩衣的乐人，怀抱长颈琵琶，且弹且唱，慢慢来到帐前，徘徊不去。这几日因天下乐师应召齐集京都献艺，所以卫士们也不以为奇。有的还问这乐人：“弹唱不错，会跳舞吗？”



20. 乐人微笑点头，手舞足蹈起来，有时旋转如风，有时做个滑稽姿势，扮个鬼脸，引得看的人哄然大笑。卫士们都围拢来帮他打节拍，连那两个守护帐门的也受不住引诱，走过来欣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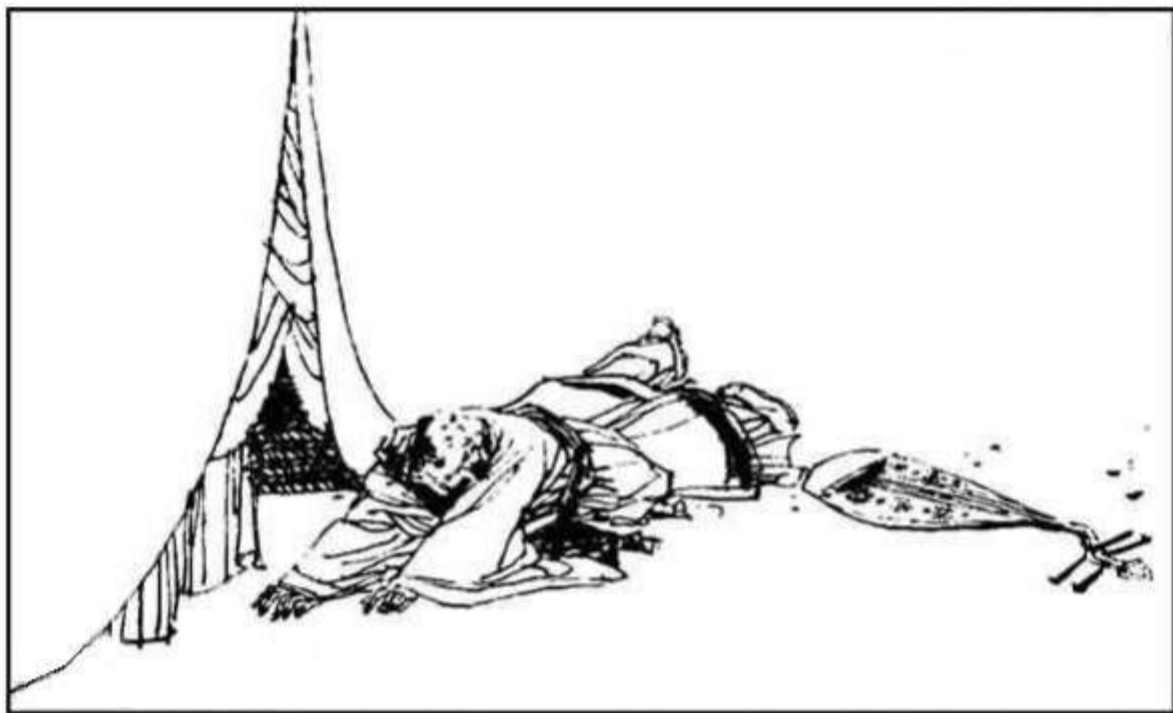
21. 乐人跳完舞，显出很累，坐在树根上喘息。有几个卫士过意不去说：“咱们不能白看，给他点酬劳吧！”众人便凑了一把钱，可是这人摇手不受。一个卫士道：“请他喝点咱们带来的葡萄酒好吗？”



22. 立刻有人递行军酒壶给他。乐人这回却毫不推辞，开了壶塞，咕嘟咕嘟把满壶葡萄酒一饮而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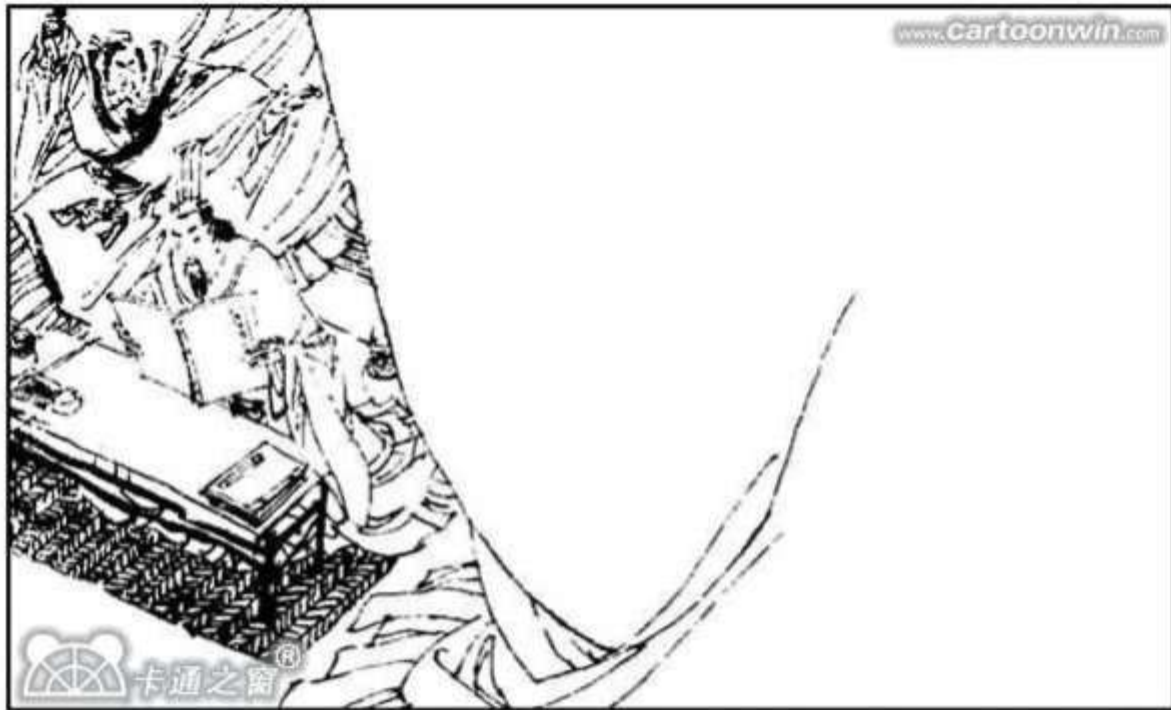
23. 乐人起身致谢，走了几步，离帐门较近时，不提防一跤跌倒。众人去扶他，见他已烂醉如泥，哪里还扶得起。卫士们笑道：“倒有些艺人风度，不打紧，让他睡一会，自然会醒的。”



24. 卫士们各自散开，也不再管他。这家伙却不是真醉，睡了一会，看看众人不留意，便慢慢爬向帐门。



25. 终于被他爬进了帐内。这时沙陀国王正看书出神。后帐沙陀公主却午睡初醒，取镜照面，猛然从镜里看见：有个身穿彩衣的人爬行而前，时行时伏，有时仰起头来偷看，面色紧张，形状象条伺伺青蛙的毒蛇！



26. 沙陀公主大惊，刚要喊出声来，那人已突然跃起，三脚两步绕到沙陀王身后，右手高举匕首要刺——



27. 就在这一瞬间，公主掀帘跃出，用力擒住刺客的右臂。



28. 刺客竭力挣脱，回手一匕首，刺中公主左臂，公主一跤跌倒。沙陀王猛然惊觉，急拔佩剑，一剑砍翻刺客。



29. 不料就在这时，无数骁果骑士突然蜂拥入帐，高呼：“休要放走了沙陀王！把静伯雅逮起来！”公主在地下大叫：“父王快逃！”沙陀王急从后帐退走，骑士一拥上前，捉住公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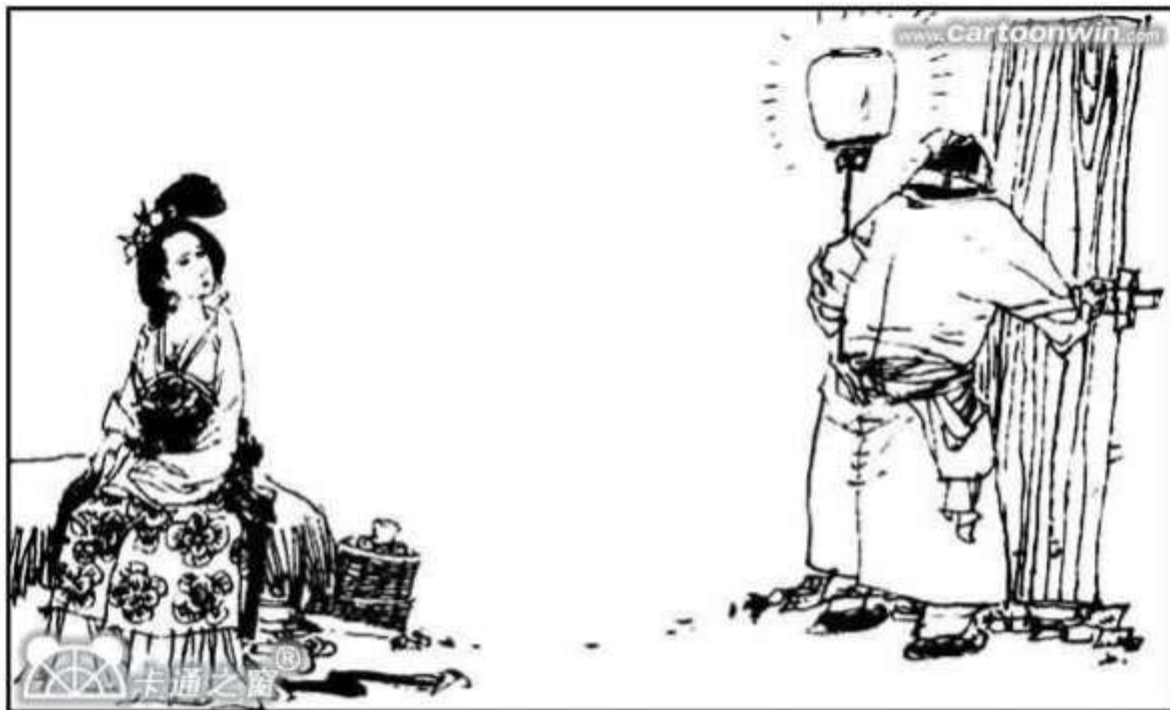
30. 沙陀公主被押往西苑附近一座老大的旧宅。这时紫烟刚重访故居后回来，远远看见，不敢近前。



31. 公主被囚禁在一间不见天日的黑屋里。她起初只觉得阴冷漆黑，好象成了瞎子；隔了一会，目光才渐渐能辨认屋里的东西，见只有一榻和一桌，墙角挂着几付锈烂的镣铐，有的上面还附着干枯的白骨，使她汗毛直竖。



32. 她臂上的伤势幸而不重，这时已用绢帕包扎。被何人逮捕囚禁，刺客和骑士又是何人派遣，她只能猜测与她盗令箭一事有关；但怎么也想不到杨林竟没有死，这一切恶毒行为都出自杨广的诡计和这老贼的指使！



33. 她等了半日，也不见有人提讯。黑夜来临，室内愈黑。初更后，忽听门上铁锁响动，少时门开，亮光一闪，有个人持灯进来，回身关门。



34. 这人提灯向前一照，沙陀公主细看面貌，上有旧的刀疤与新的箭痕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原来不是别人，竟是宇文霸。



35. 宇文霸在桌上放了灯，二人开始对话：“公主别来无恙？”“将军来临，想是我的死期到了？”“我好意而来，你休误会。”“那么，将军是来释放我？”“此事很难。你须知我虽有此心，杨林恨你入骨，哪里肯放？”



36. 公主惊问：“杨林？他没有死？”宇文霸冷笑道：“你中了他的圈套。”公主默然半晌，再问：“既然不杀不放，你来干什么？”宇文霸说：“我为救你而来。对你明说了吧，我对你早已有意，愿得你为妾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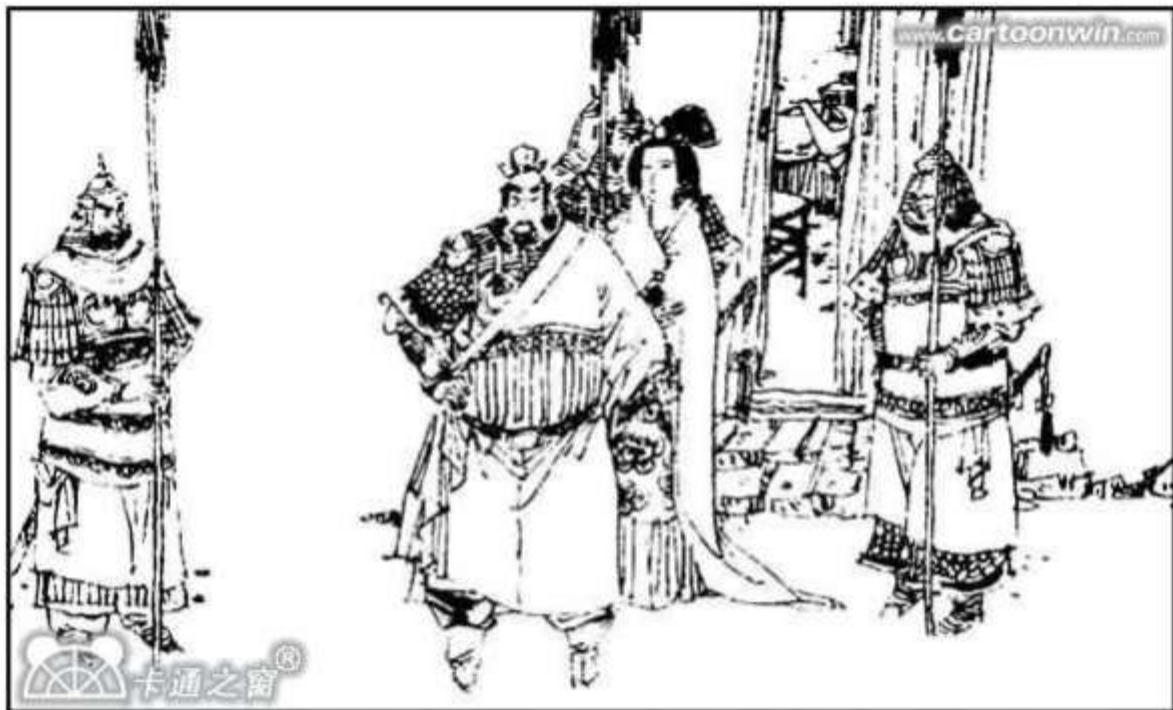
37. 沙陀公主大怒：“我既中了你们的奸计，有死而已，奉劝你不要乘人之危，生出妄想！”宇文霸说：“我知你性烈，大概不愿为妾。我就豁出去撇了原配，娶你为妻，你该依从了吧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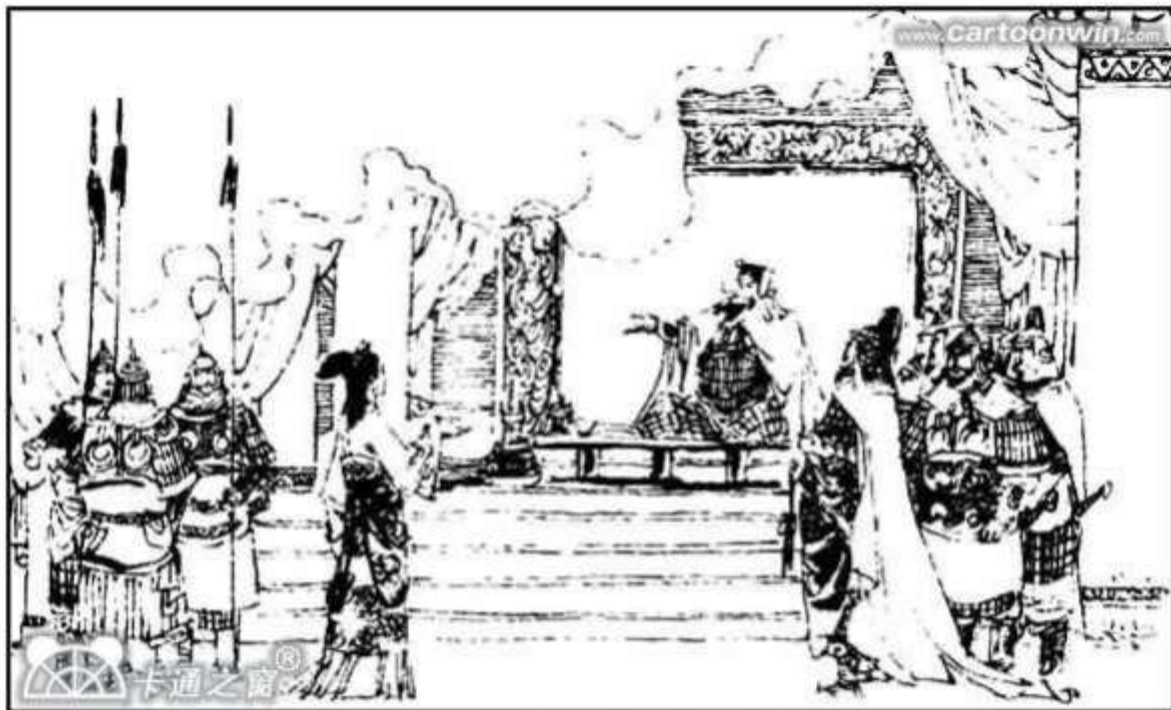
38. 公主忿然道：“宁愿万死，不污清白！”宇文霸狞笑道：“何必如此决绝呢？你是在思念罗成吗？哼，可惜他已上瓦岗山当了强盗，连他父亲罗艺也背叛朝廷入了伙，到不了京城啦！我去了，你休要后悔！”说罢，拿了灯就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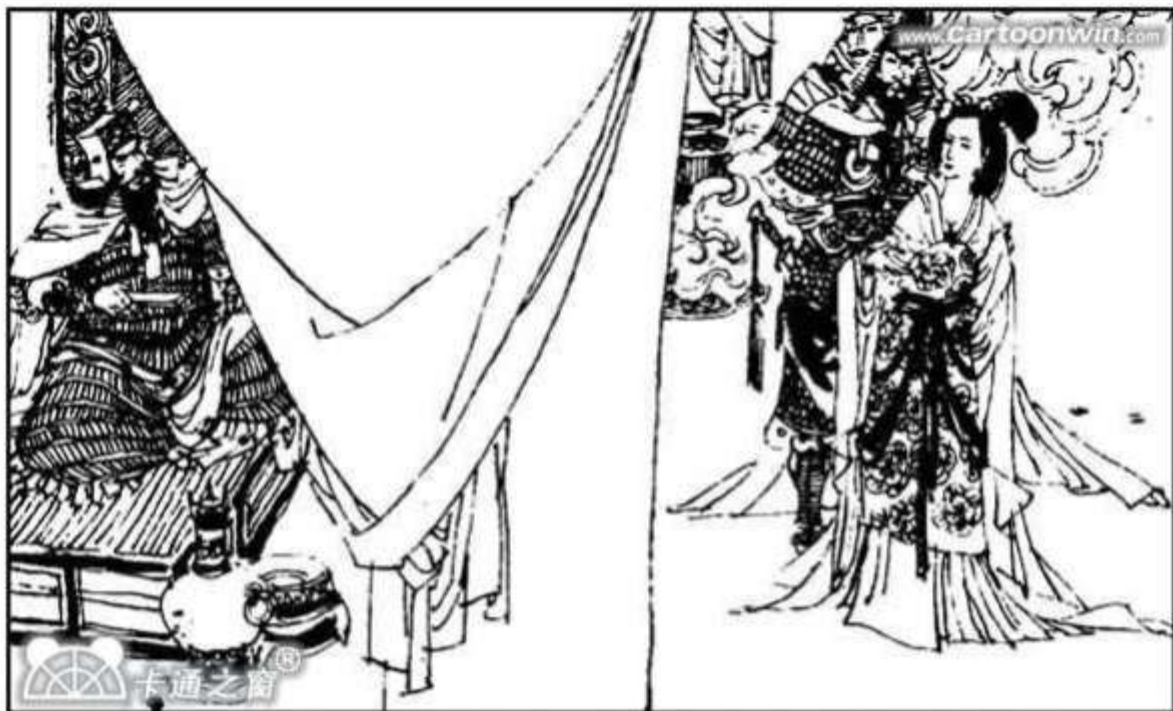
39. 次晨，囚室中稍见一线曙光。沙陀公主自念身陷虎口，想死期就在今日，她宁死不受辱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；只刻刻牵念老父的安危，更不知紫烟下落何处？



40. 捱到下午，忽然有人启锁开门，一个校尉进来呼唤：“王爷升堂，等女犯到堂受审！”沙陀公主披上肩衣，跟他出了囚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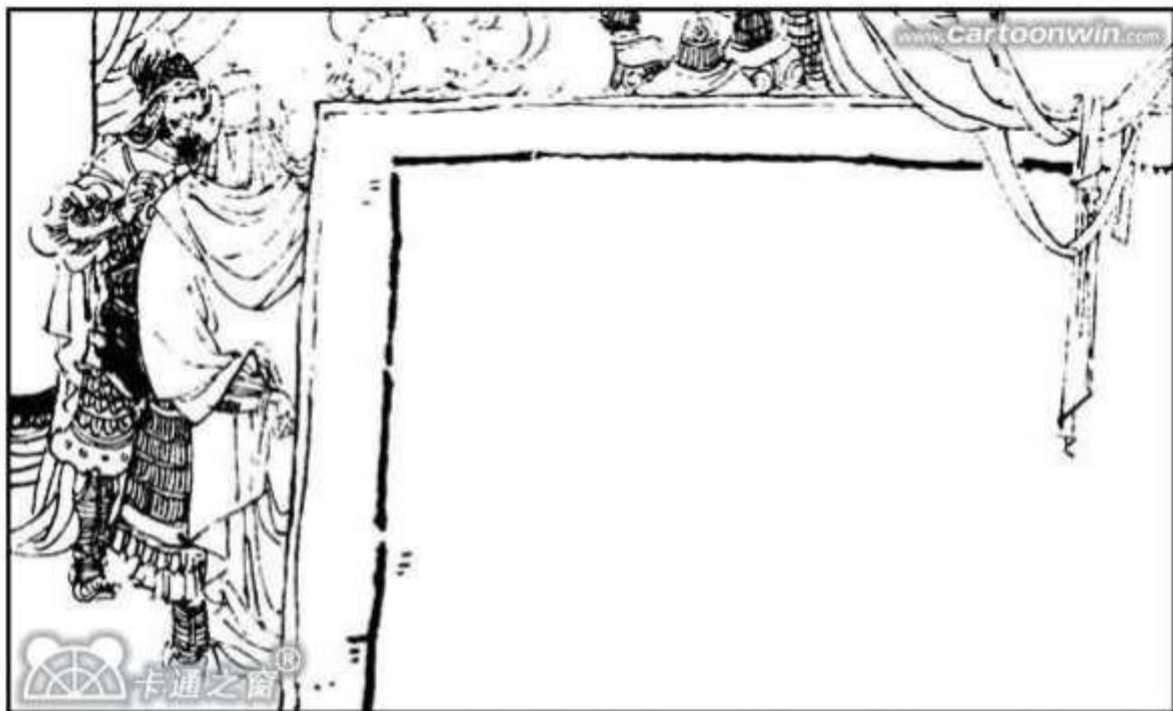
41. 来到厅堂阶下，见杨林高坐堂上，宇文霸带剑侍立；两旁排列红衣刀手，青袍皂隶。各色刑具，摆满一地。杨林问：“静璇妃，还认得孤家吗？”公主回答：“这是森罗殿吧，您不是死了的靠山王吗？”



42. 杨林一拍惊堂木说：“我一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忘恩负义，盗我令箭，放走大盗？”公主从容道：“路不平，旁人铲；事不平，旁人管。你妒贤忌才，阴险毒辣，我救了英雄好汉，何尝负义，恰是义举！”



43. 杨林把脸一沉：“休要强嘴！我要用你之血，祭我尚师徒裴蕴等阵亡将士！”喝一声：“刽子手！斩！”刀斧手一拥向前，将公主高高托起。



44. 旁边忽然转过宇文霸，躬身说：“王爷，万寿期中，京城衙门都奉旨封刀，不斩囚犯，望王爷暂缓数日行刑。”



45. 杨林吩咐：“暂缓开刀。”刀斧手把公主放下。杨林咬牙切齿说：“孤家自有法儿，慢慢摆布你，押下去！”



卡通之魔

46. 沙陀公主重被送回囚室。当夜，宇文霸二次进来探望，见面就说：“公主今日受惊了！我今日不顾杨林盛怒，冒死相救；我的心，公主当已明白。我宇文霸英勇盖世，也还配得上你一个藩王之女吧？”



47. 公主道：“将军若想借救我之名，要我答应不愿做的事，那么又是痴心妄想了！”
宇文霸说：“我意已决，此生若不能得到你，誓不为大丈夫。只要你一点头，我立即不顾一切救你出狱。”



48. 公主说：“你是敌将，我为俘虏，你说话不要超过这个分寸！”宇文霸恼羞成怒，嗖一声拔出佩剑道：“若再不从，立斩你首！”公主昂然说：“你在囚室中凌逼手无寸铁的女子，也算英勇盖世？还有脸称大丈夫吗？”



49. 宇文霸被说得又羞又恼，收剑入鞘，提灯出去，回头说：“你再思再想，我明日还来相见。”



50. 隔了一日，沙陀公主倚墙而坐，忽闻室外鸟雀声喧，她推想此时野外定是阳光鲜艳，景色宜人……



51. 她由此又回忆起幼年时随母亲游玩御花园，那时繁花满树，百鸟争鸣，她倚在母亲膝上仰卧……想至此，不觉面露微笑。



52. 忽听门上启锁声甚急，公主惊醒，暗道：“无常足音近了！”门开，进来的又是宇文霸。不过他今天神情沮丧，还带些慌张，颤声说：“杨林心狠手毒，已选定万寿后一日，将你用乱箭射死，所派监刑官，就是我！”



53. 公主说：“死于箭镞与死于刀斧并无不同，何必为我难过；将军担任监刑，不过是奉人之命，更不必感到不安。”宇文霸道：“你的性命连今日只有四天了，实对你讲，我的精锐骑队已在这围墙之外，你一点头，我连夜劫你脱险！”



54. 公主凛然道：“杨林要杀我，你想乘机污辱我，两个恶魔一样心肠。我宁死乱箭下，不愿堕入你的魔手。”宇文霸躁足道：“你是想罗成来救你吗？别做梦了，他远在瓦岗，如何能来？纵使能来，有我监刑，他焉能得逞！”



55. 公主听了，又似自语，又似回答宇文霸：“我想，罗成不知我蒙难便罢，他若知道了，义烈如他，焉知他不来救我？他若来时，你也休要自夸，不记得比武场上折枪落马的丑态了吗？”



56. 宇文霸道：“罗成这次若来，我必以十把刀插进他的胸口来雪前耻！不过，他是不敢来的。再过三天半，我将看你在西苑刑场里，捆在高竿上，变作箭靶子，全身象个刺猬，你还强什么？”说罢锁门而去。



57. 他去后不久，门上铁锁又响，公主的目光移注门首。出于意料，进来的象是个洗衣女人，衣衫朴素，头上裹着罗帕，几乎完全掩住脸孔，手挽个竹篮，篮内有些衣裳和捣杵之类。



58. 来人乍一进门，目光不能辨物，好一会才认清公主坐在板榻上，她急将罗帕扯去。公主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原来这洗衣女人竟是紫烟。紫烟叫声“姐姐！”一头扑倒在公主怀里，几乎晕绝。



59. 紫烟哽咽告诉公主，父王那天从帐后逃出后，立即避入贴邻高昌王行馆中；杨林不敢搜索各路藩王住处，高昌王又一力掩护，因此未露形迹。但父王想念姐姐，几乎疯狂，只恨不能相救。公主道：“父王无恙，谢天谢地！”



60. 公主问她：“你怎样探知我在这里？”紫烟道：“这是杨林的旧宅，这间囚室是当年囚禁犯罪家奴的；姐姐那天被押解到此，我远远看见，想起看管这旧宅的苍头夫妇是当年我在王府时提拔的，故来求他开锁一见。”



61. 公主对她说了四天后就要遭惨杀的事，紫烟哭道：“我立刻去见杨林，说明盗令是我主谋，因为我要报父仇，此事与公主无关。”公主大惊，阻止道：“你这样做救不了我，枉送自己性命，断然去不得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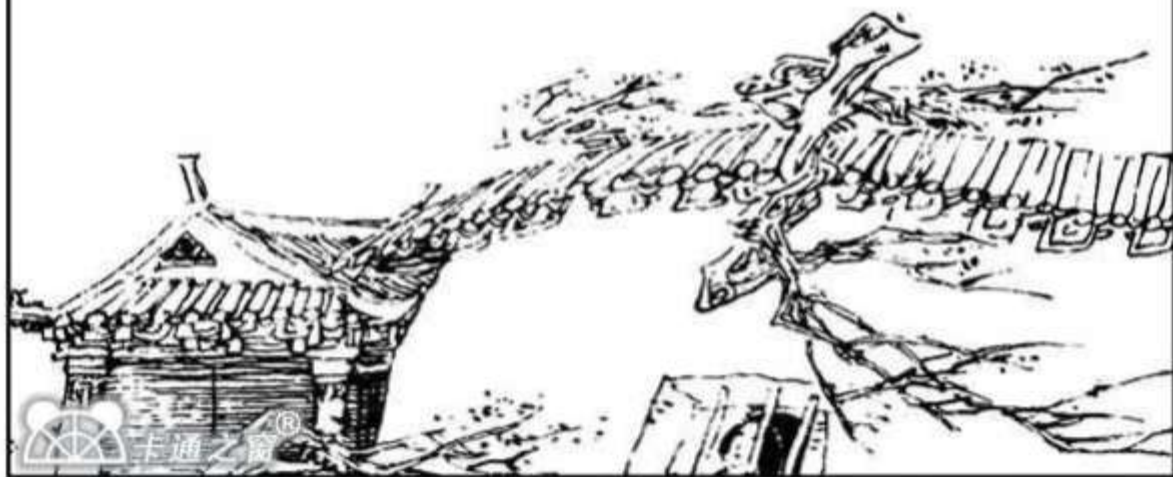
62. 紫烟说：“即使替不得姐姐一死，能与姐姐同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公主道：“同死有什么用？罗成现在瓦岗，你何不赶往瓦岗送信？若搬得罗成与程咬金他们的人马来时，我可能还有生望！”紫烟听了大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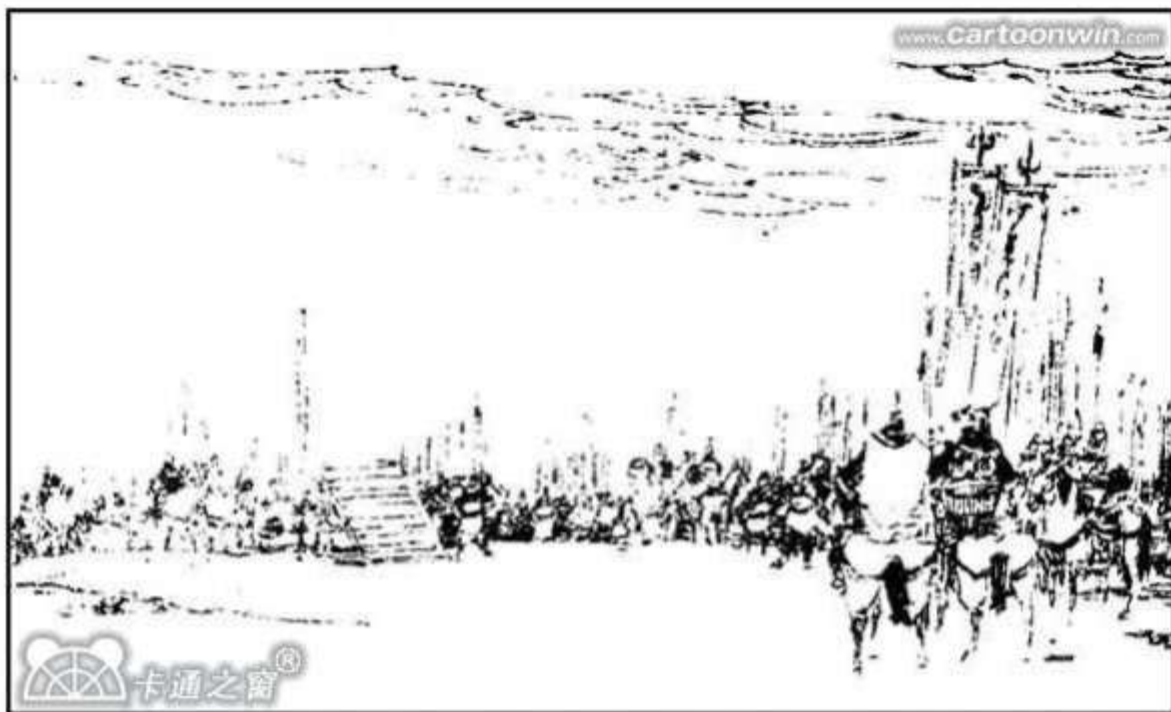
63. 两人计议停当。得到管旧宅苍头夫妇的帮助，紫烟改扮成男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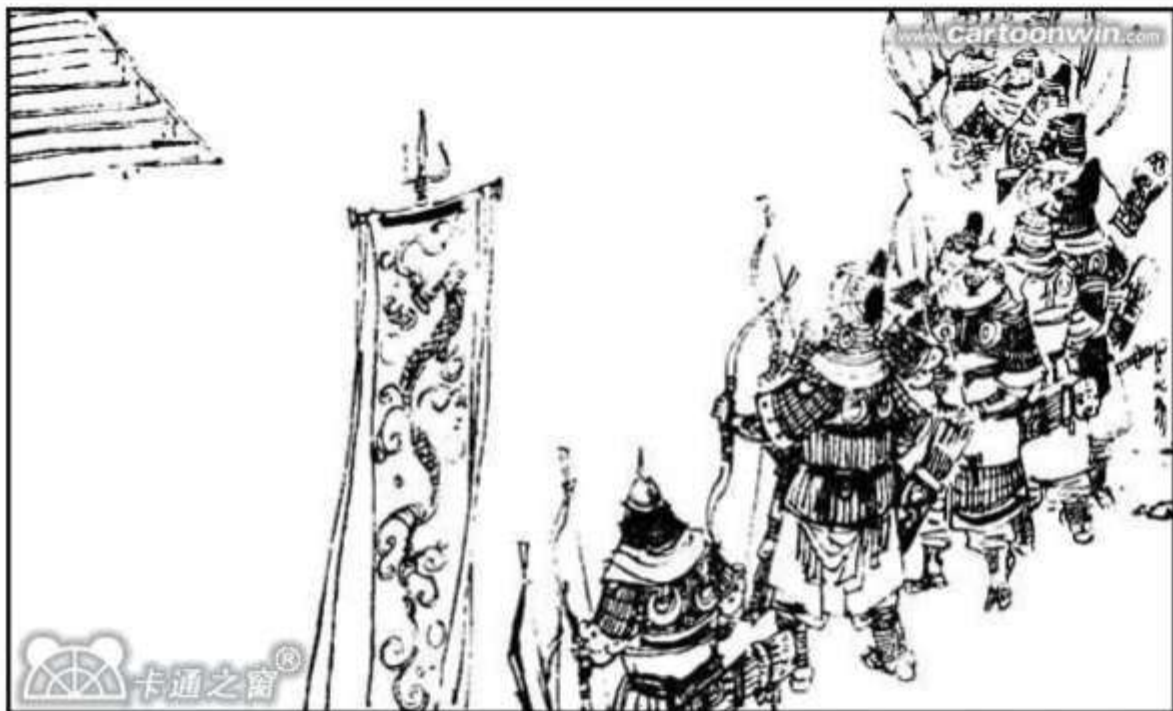
64. 她雇了匹马，不分昼夜赶到瓦岗，见到了罗成。这就是罗成为什么让紫烟上山报告程咬金，自己急急飞奔洛阳，因为这时距行刑已只有一天多时间了。



65. 行刑前夕，沙陀公主直等到深夜，不见紫烟回来，不禁自叹：“罗成爱的是窦线娘，未必肯来；瓦岗的人更未必肯冒此大险。即使肯来，为时已晚，救不得我了！”她干脆断了求生的念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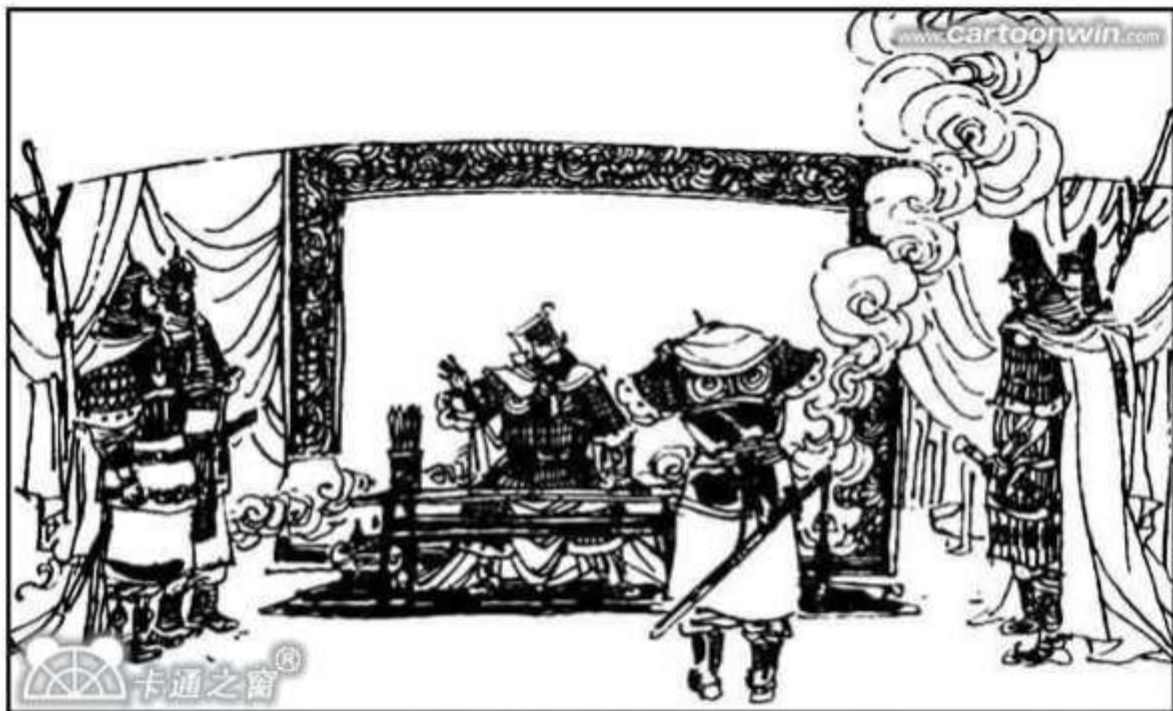
66. 第二天，天气阴暗，欲雨不雨。辰牌时候，刑场已开始警戒。守卫军士分两层，第一层铁甲马队，人持长枪，马戴面具。第二层骁果骑士，腰挂霜刃，如临大敌。



67. 刑场中心，立一高竿，竿身刷白，远望非常刺眼。竿下摆一木制阶层，状如楼梯，但无扶手，宽度可供三人同时上下。此时从御营调到五百射手，已在距高竿五十步外围成一个大圆形，待命放箭。



68. 指挥官跨马立在西面。他面目狞恶，头戴虎头盔，上插单雉尾，披猩红袍，右臂全裸露在外，手执一杆大皂旗，回头他把皂旗挥动便是放箭的信号。



69. 已牌时候，杨林率众将临场，在东面席篷内一坐定，就吩咐：“传宇文霸！”



70. 宇文霸入篷参拜，杨林注视他的面色道：“怎么？你的神气为何如此萎靡不振？今日你身任监刑官，必须拿出些威风来，不能弹压全场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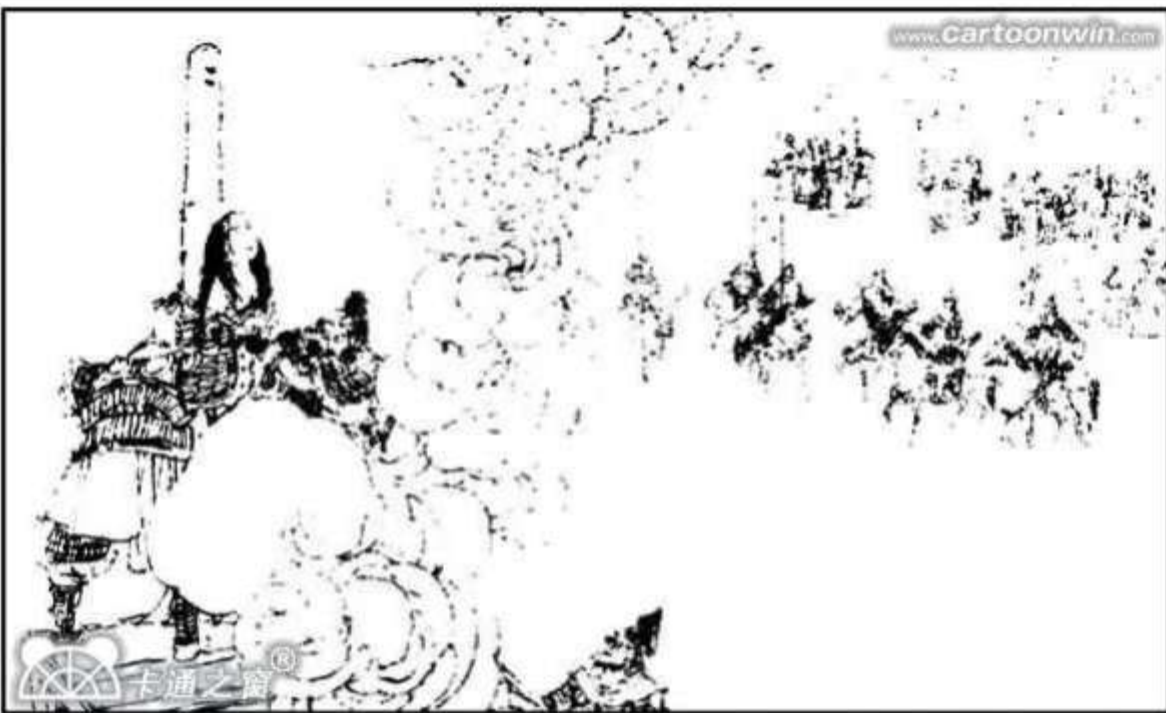
71. 宇文霸连声“遵命！”杨林拔一支令箭交给他说：“提出人犯，捆在竿上，等午时三刻一到，下令五百射手一齐瞄准静璇妃放箭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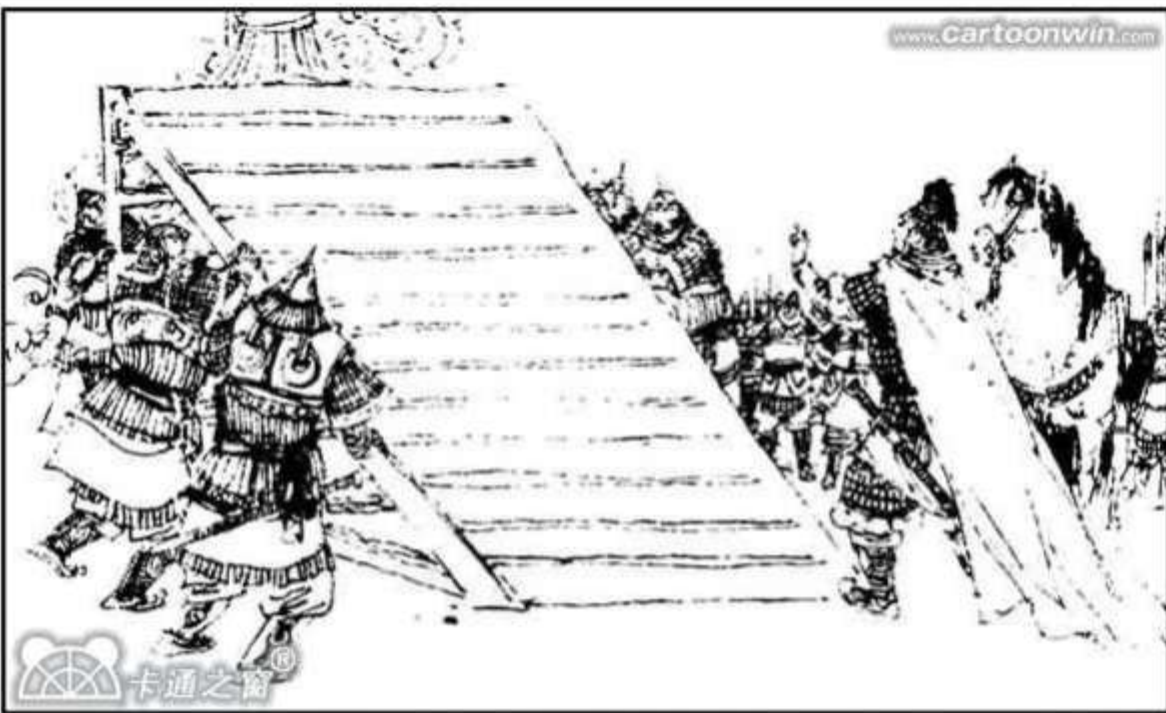
72. 宇文霸忙去传令提人，他自己提枪上马，立马场上监视。不一会，刑场门口角声呜呜，声音十分凄厉。随着角声，一队红衣刀斧手，押着沙陀公主入场，公主长发披肩，素衣白裙，神态镇定。



73. 她不许刀斧手扶她，自己步上阶梯。



74. 她闭上双目，任执事人役把她缚在竿上，那些远远围观的人，有不少落泪饮泣的。



75. 捆缚已毕，执事人役要撤去木梯。宇文霸上前拦阻道：“等一等，我要检视一下是否缚紧。”说着下马登梯。



76. 他悄悄叹道：“公主，你的性命只在顷刻了！实对你说，今晨我在义母萧皇后面前百般哀求，已求得一道赦旨，现揣在我怀里，只要你依从我，我马上拿出来叫杨林赦你。”公主毅然说：“我宁可万箭攒身，羞与恶人为伍！”



77. 宇文霸返身下梯，策马到射程圈外。这时已近午时，执事人役撤去阶梯，一齐退出。五百射手弯弓注矢，矢锋上翘。公主仰面禱天，但求速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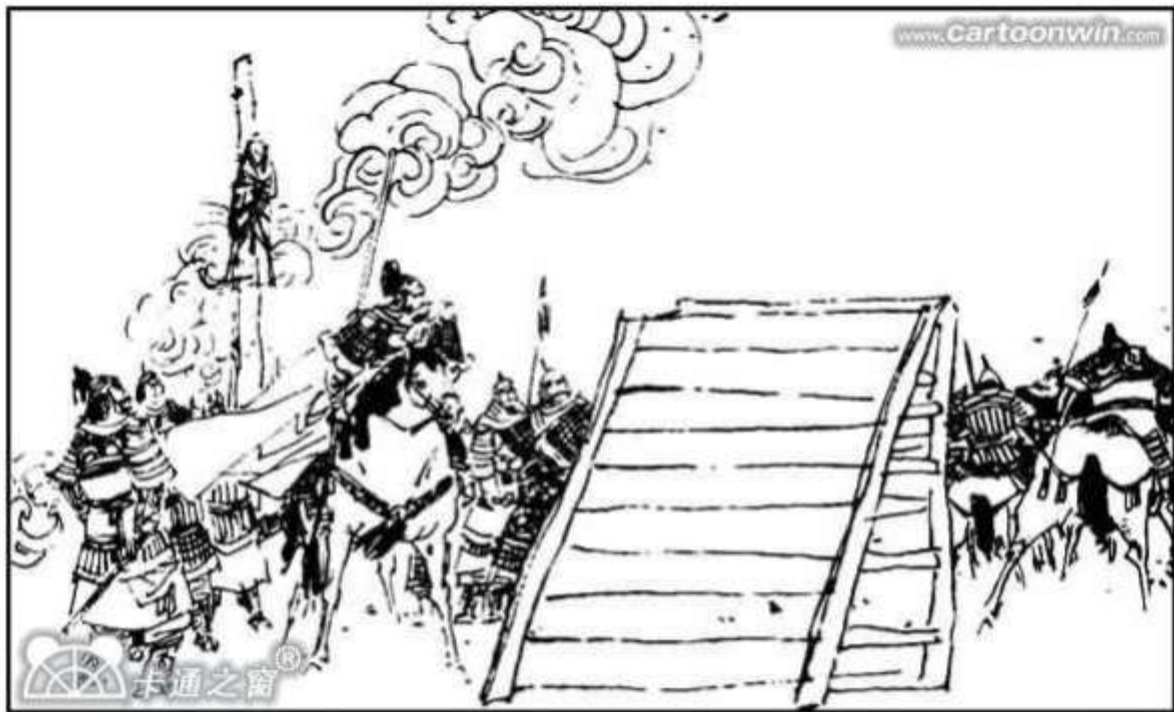
78. 宇文霸一走出圈外，马上传时辰官来问道：“现在什么时候？”时辰官回报：“正交午时。”宇文霸说：“再过三刻……”话还未了，猛听得刑场门口人声呐喊，只见第一层第二层守卫人翻马倒，有如地震山崩—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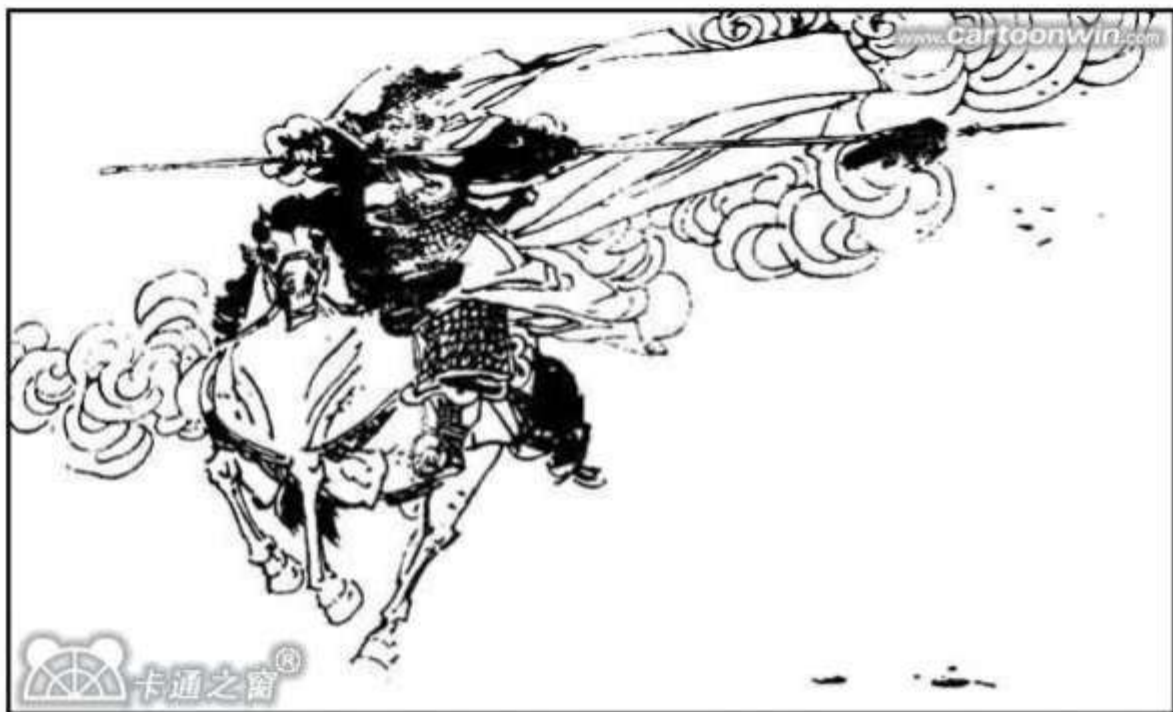
79. 一将身穿白盔白甲，手抡银枪，飞马杀入场来；战马已浑身汗湿，喷沫四溅。



80. 缚在高竿上的沙陀公主居高临下，第一个看得清楚，来将不是罗成，又是谁个？



81. 第二个看清是罗成单枪匹马杀来的，当然是监刑官宇文霸。沙陀公主在竿上紧张地注视着他，心想：如果宇文霸此时下令放箭，她虽见到了罗成，罗成却救不得她了！



82. 宇文霸又惊，又恼，又恨，又怕，连神志也有些昏乱了。他丝毫没有想到下令提前放箭，竟挺枪跃马，直取罗成，恨不得一枪挑仇人下马。



83. 罗成刚要接战，不料战马从远道疾驰而来，疾乏已极，后蹄突然蹶倒，宇文霸枪锋已近。



84. 罗成急拉丝缰，那马一跃而起，罗成挡过来枪，就此手起一枪，正中宇文霸胸膛，枪刃直透铠甲，直贯其胁。



85. 等他拔出枪杆来时，已经没有枪刃了；宇文霸立即落马，仆地身死。这一枪是“罗家枪”的最后一着，非到极紧急时不用，用必杀人；此枪名为“马前雪”，也叫“鬼见愁”。



86. 场上那个指挥发射的将官，一见事情有变，监刑官已死，等不及请示杨林，立刻就要挥动皂旗，发出放箭的信号。他刚一举臂，一箭飞来，正扎在他那裸露的臂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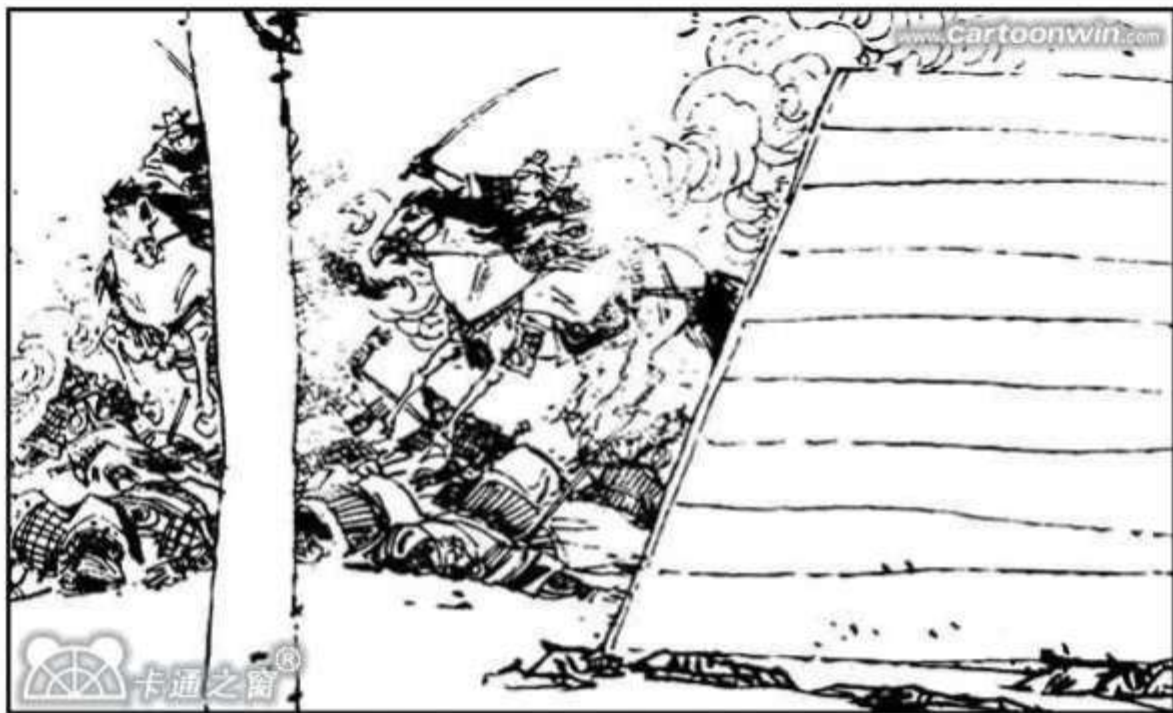
87. 他丢了皂旗，还想下马去捡起来挥动，又飞来一弹，打进他的太阳穴，立即送命。



88. 原来就在这当口，程咬金一马当先杀进刑场，他的马后跟着裴元庆、王伯当，窦线娘三员。不用说，箭是王伯当射的，弹是窦线娘打的。



89. 瓦岗军马紧跟着潮一般涌到。咬金大吼一声，挥舞板斧，朝那五百名射手排头砍去，一如滚瓜切菜，割稻芟麦。



90. 众军将一齐向前，把五百射手杀散；场上伤者遍地，抛弃的弓箭堆了一大片。



91. 这时奚线娘已命女兵移过木梯，她自己直上竿顶。



92. 线娘拔剑斩断绑索，用手扶定公主，轻声唤道：“公主，线娘来了！”公主悲极喜极，紧张过度，一时晕了过去。线娘忙解身上斗篷给她披了，命女兵帮着搀扶，下了木梯。



93. 恰好紫烟已从高昌王行馆中领沙陀国王到来，沙陀王紧抱女儿，不住点头流泪说：“人间公道不灭！英雄浩气长存！”



94. 程咬金杀散了射手，大喊：“为何不见罗贤弟？”小校遥指刑场东南一角说：“罗将军被围！”原来罗成一人一骑，正用没有枪刃的枪杆和一枝铜，力敌麻叔谋、魏文通、辛文礼、费青奴四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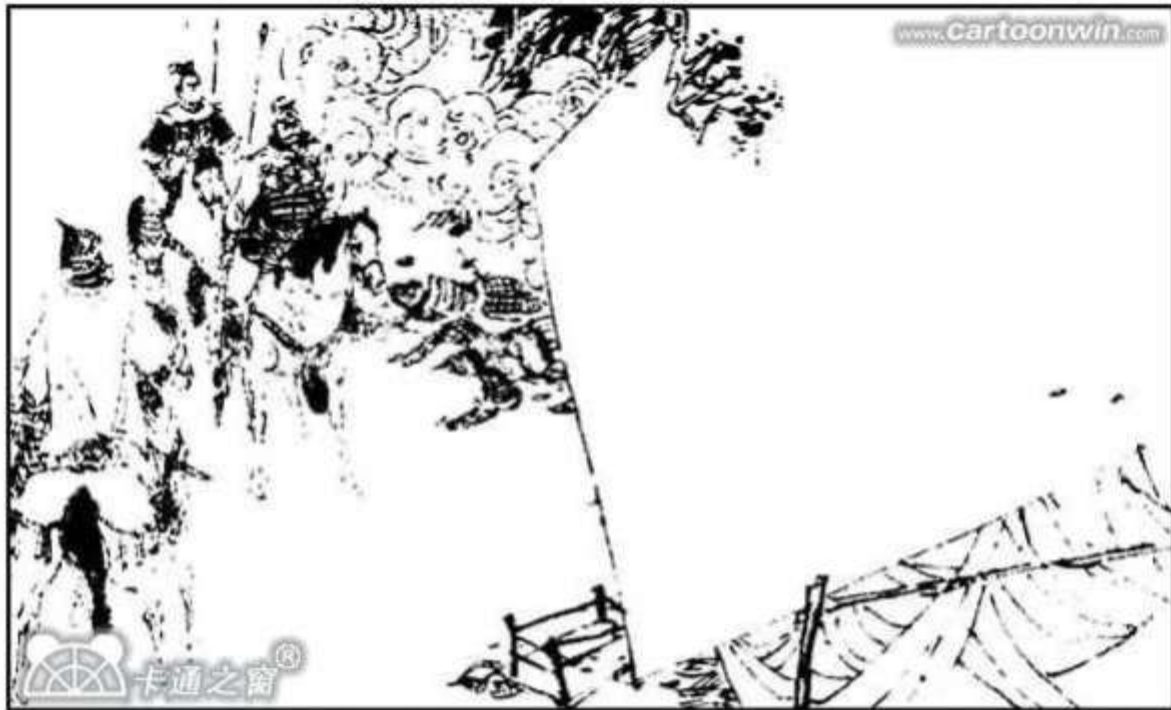
95. 咬金纵马提斧，飞奔东南角。裴元庆紧紧跟上。两马赶到，罗成战马已受重伤，看看将要蹶倒；咬金一斧，把麻叔谋砍下马来。



96. 裴元庆双锤并举，一锤打得魏文通人马齐倒，一锤打得辛文礼伏鞍逃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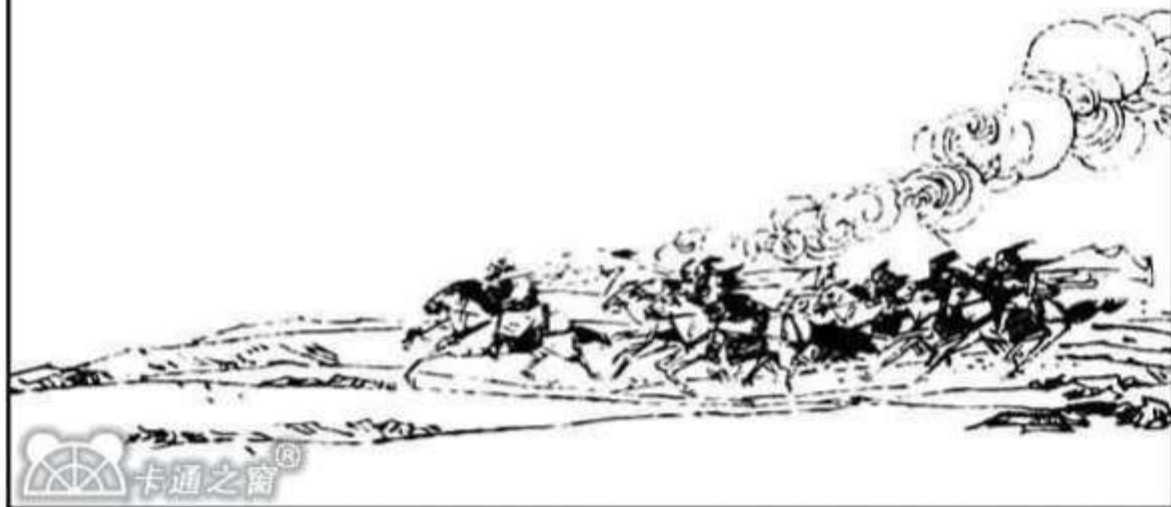
97. 费青奴被罗成一铜打中，翻下马背。罗成的战马终于颓然倒地，裴元庆急拉过麻叔谋的战马，给罗成骑了。



98. 咬金大喊：“不趁此时活捉杨林，更待何时！”三骑马直奔席棚，但杨林早已由韩擒虎掩护退走，咬金还想统兵追袭。



99. 王伯当赶来劝阻，说：“这是京郊重地，我们只带一队轻骑，敌众我寡，岂可深入？再说我们是为救人来的，如今人已救出，就该立即回寨，免生他变。”咬金这才传令收兵。



100. 幸喜沙陀公主已经醒了过来，众人急备马扶她上鞍。咬金、罗成在前，公主父女、紫烟、线娘居中，伯当、元庆断后，一行人马杀出刑场，直奔回瓦岗的大道。



101. 当夜赶到红柳庄，正好是旧地重游，程咬金命扎住人马。



102. 安营已定，咬金备酒为沙陀国王父女压惊。沙陀公主略换衣装，由紫烟、线娘扶出来与罗成、伯当、元庆相见。沙陀国王父女深谢救命之恩，都拜倒在地，咬金线娘等连忙扶起。



103. 小校捧上酒来，众人入座畅饮。三巡之后，坐在线娘与罗成中间的沙陀公主手捧一杯酒献给罗成说：“上次分手时，我曾对我说，我若有危难，你赴汤蹈火，也要来救；今日果然践了前言，公子真是一诺千金的信人！”



104. 罗成说：“我只恨骑的马不是千里驹，使公主多受惊了。”公主又斟酒——谢过咬金、伯当、元庆三位瓦岗寨的寨主和上将。正要再斟酒来谢线娘，被咬金的话打断。



105. 咬金要请沙陀王和他到山寨去盘桓几天，还特地说出邀请的充分理由来：“罗贤弟即将与线娘妹子举行婚礼，我是男媒，还缺个女媒，公主正是再好没有的女媒，岂可不参加呢？”



106. 沙陀公主正要一口答应，无奈沙陀王一来因受了这场惊恐，二来还不知朝廷下一步对他作怎样的处置，他必须有个准备，所以一心要赶回沙陀去。公主只得作罢，定次日与紫烟一起伴父王回国。



107. 公主就斟了两杯酒，托在左右手上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如同程寨主所说，我也早已是二位的女媒了。恕我不能上山参加二位的婚礼，就在此借酒祝福，祝二位百年偕老，瓜爬绵绵！请妹妹和罗公子把这双杯饮了！”



108. 线娘和罗成相视而笑。线娘还有点娇羞，罗成用目光鼓励她，她才和他一齐从沙陀公主手中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咬金等鼓起掌来，于是皆大欢喜。本套书到此为止。

免责声明

本电子书内容均为互联网上收集所得
请勿用作任何商业用途!特此声明!!!

更多电子书籍下载, 敬请登陆
52EBOOK

